

文 散
丛 众

访问逝者 … 001
水落石不出 … 008
墙上的墙 … 011
英王府内外 … 015
青花 … 021
走进打击乐 … 032
风筝引 … 039
入夜的火车站 … 043
两种肾或斑鸠啼鸣 … 047
浔阳楼即景 … 053

ZEBRA
INSIDE

内心的 斑马

苍耳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内心的斑马

苍耳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心的斑马 / 苍耳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 2017. 7

ISBN 978-7-5500-2280-5

I. ①内… II. ①苍…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8431 号

内心的斑马

苍耳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郝玮刚 朱 强
封面设计	方 方
制 作	宋俊香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280-5
定 价	36.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19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自序

季节的轮换让我此刻置身于萧索的深冬。第一场雪后，草地透出赭黄，树木凋零，寒鸟颤鸣着一掠而过。但冬天自有一种萧疏之美，寥旷之美，仿佛是冬天为自己结出的果子。

回味这么多年的写作，越往后越感到一种霜意。这不仅因为生之有涯，写作中面临的晚年意味着山寒水瘦；还因为精神生态的恶化，个体的自由言说愈益艰窘，“灯火阑珊”不足以形容之，倒接近于“独钓寒江雪”了；当然，对写作的敬畏也愈加深了，是不敢轻易动笔的。

重新审读这本集子里的旧作，其写作跨度超过二十年，倘说它们还存在某种一致性，那便是它们散发着卑微的、混杂的草间气息。草间气息意味着写作中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立场，它包括与时代、与主流话语的疏离程度，也包括在写作王国对大路的弃置，对自成一蹊的渴望。回首来路，暗自心惊那雨季的泥泞，那陡坡，那沼泽，虽不曾让自己人仰马翻，满地找牙，但也相当狼狈了。眼见同行渐稀，四周寥寂，前方一片苍茫，不觉又添几分寒意。

尼采说过关于“好的散文”的名言：只有面对诗歌才能写出好的散文，好的散文是与诗歌进行连续而礼貌的战争，它的全部美妙之处就在于不断地回避诗歌并与之作对。不可能有不与普通散文保持一定距离的诗，反之亦然，好散文总与诗歌保持相当距离。尼采这段话有

点道理。完全诗化的散文其实并不好，而太过通俗的散文更不好。这意味着必须在诗性和散文性之间找到激活点和平衡点。当然，散文写作还必须处理现代与传统、在场与形上、描述与辨析、气与张力等关系。某些“新散文”文本过度描写，自以为“新”，冗长而沉闷，是笔者所反对的。我是从写诗开始文字生涯的，后来又从事理论批评和散文随笔写作。文体的变换并非为了赶时髦，而是我们置身其间的世界越来越复杂和荒诞了，借助单一文体来传达这种复杂和荒诞显得捉襟见肘。博尔赫斯之所以用小说和诗歌这两种文体重复写作同一对象，是因为他在小说中“看见”在诗歌中看不见的东西，反之亦然。就笔者而言，在我的体验和思悟中不适合由诗歌来承担的那一部分，只能交给散文随笔了。不过有时我也在思忖，它们是不是承受了过多的重负？当然这重负的一部分，并非仅来自某个敏感而思辨的个体，而且来自比个体的生存更深厚更虚无的力量。每种文体都需要思考力的支撑，因为它不是对既定思想的学舌和修补，而是写作个体对当下存在的凝神、掘入与透析。对于世俗的、权威的话语，它注定只能是偏见和抗辩。然而文学并非哲学和历史学，它是置身其内又超乎其外的那个东西；而且文学的任何文体都有它本体的界线和限制，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界线和限制，决定了你在文体中能获取多大的自由度。

凡此种种，无不呈示着四围的脚印太多，几乎无路可走。然而最可怕的，是心中有“贼”，胸中无“竹”。

我在《内心的斑马》中写道：只要有“思”在，就意味着“斑马”没有被“白马化”，那黑色条纹仍散发着一股执拗的、拒绝同化的血气与个性精神。然而，谁看见了沈从文内心深处的斑马？谁听见了他的亡灵随斑马奋蹄而去？谁懂得这种斑马除了自由，别无故

乡可返，别无他处可以存活和栖息?!

对于写作者而言，搏取自由与慎用自由，正如斑马之黑纹和白纹，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苍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目 录

自 序 … I

访问逝者 …001

水落石不出 …008

墙上的墙 …011

英王府内外 …015

青 花 …021

刀 锋 …024

猎 户 …027

走进打击乐 …032

它们飞 …036

风筝引 …039

入夜的火车站 …043

两种肾或斑鸠啼鸣 …047

水手离去 …049

浔阳楼即景 …053

桐枰之间 …057

在迷津 …067

去卢沟桥 ……071

与战死者夜谈 ……075

日常的凹陷 ……080

在途中 ……083

体内地图 ……086

云 根 ……090

无弹奏轰鸣 ……093

猪流感式 ……096

石钟山纪行 ……099

在峡夜中航行 ……103

向南，向南 ……107

晚行笔记 ……112

内心的斑马 ……119

山苍苍兮水茫茫，木叶落兮陨霜 ……128

病理切片上的群星 ……145

鹦哥悲喜录 ……152

“饥饿”收藏者 ……159

穿长裤的“短裤党” ……163

人痘与巴士底狱 ……167

鬼头刀上的人性 ……171

口琴的洋葱味 ……174

不可逼近之黄石岭 ……177

气球飘飘 …181

叙述或回忆 …185

隐秘的发问者 …192

城北有片水 …196

它包裹了我们 …199

突然的具象 …204

冬日随笔 …206

吉他呜咽 …212

为一条鲱流泪 …216

被暴雪打断的阅读 …224

双城苍茫 …228

鳄鱼和桃太郎 …244

巴特的诡笑 …247

“天国”的戏班 …253

再会冤家 …257

独弈者说 …261

访问逝者

我相信你的数世老宅是有神灵护佑的。且不说国势衰微时连年战火、盗匪蜂起，即便和平年代的天灾、动乱、拆迁，也足以让它消亡殆尽。我还相信，如果这座老宅一直空着的话，你说不定如影随风地回来过了。几年前的春天，我到“铁砚山房”私访过你。对你而言，返家的路类似从青田石阴面刻出的朱色阳文。不过，对访者来说，倘在途中迷了路，还可以看看你当年亲笔写给外省亲友的路条，“邓琰，字石如，住安庆北门外，问分水岭，问郭家塘，问白麟坂，问神霄观，问界牌石邓家大屋便是。自北来，由桐城到练潭问余家岭、罗家岭，问界牌石邓家大屋便是。”从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年）起，这座四进穿斗式老宅已跨越四个世纪了。你的故宅已破败，楼梯有些摇晃，地板也朽了，门楣上漆皮剥落，老光阴漫漶其上，一片斑斑驳驳。然而我没见到你。恍惚之间，我被凝定在虚无的高处，唯见两百年的生死流波如阳凸阴凹的印面一刹那闪现。房子确乎是空的。自从曾孙邓绳侯死后，这里只诞生过一个男婴，即山人六世孙邓稼先，他尚在襁褓便被抱往北京。后来山人六世外孙葛康俞、葛康素，也曾在这座老屋中居留、栖息。此后，这里就不曾有人居住了。房子空得只剩下它自己，仿佛它就是虚无的铁砚，一年又一年地磨着黑白时光，而檐鸟的啁啾听起来像遥远的雨的回声。

当然，谁也不知道老宅有没有记忆，也不会有人领悟一座老宅的心境。反正我来时没有见到你。房子空得只剩下我这个过客——傻乎乎地立于大堂中央，听那刮了两个世纪的风仍旧那么呜呜地刮着。

一个人逝去了，他的幽灵还会回来的。我这样想。倘幽灵也感到孤单的话，那么这座老宅便很有些凄惶了。

今晚我重读了你的《陈寄鹤书》，然后上网细赏这幅元气淋漓的墨迹，从中体味你的胸襟、性情和书艺，恍若听到你的怀宁话，如沐皖河之风。此书沉雄灵动，若锥划沙，一波三折，直指本心。它让我看到一袭素袍、长髯飘垂的身影——你就端坐在我对面低诉与抗辩。后世公认你是书刻大家，可是当年你不过一草民耳。读小人物遗存的手札，给我的感觉是一次特殊的访问。而读大人物的手札或传记，我不曾有过类似的感觉。他们总是居高临下，口气强硬、夸张，眼睛盯着虚无缥缈的远方。

当然，你并非想与两百年后的我对话，而是执意索回知府樊某掳走的鹤。你双眼冒火，但强压怒气，委婉而述，以免冒渎知府大人，甚至伤及无辜的孤鹤——它已被你视为另一生命。记得筑“铁砚山房”那年，你喜得儿子传密，第二年往京口访老友，受赠雌雄二鹤。“山民年垂耳顺，得此以为老伴，询旷事也。”老友知道你对鹤情有独钟，气神相通——旧年秋，你作对联一副：“万花盛处松千尺，群鸟喧中鹤一声。”再稍远点，你云游杭州灵隐寺，写过“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的草书联。你在《陈寄鹤书》中说，此鹤已“百三十岁，可屈指而记者”，“元裳缟衣，铁足朱顶，鸣声闻于天，乡里以为异。谓‘徒闻千岁鸟，今见九皋禽’。扶老携幼，日拥户外。”然而，既有喜，则必有悲。六年后（一八〇一年）冬天某日，雌鹤在溪涧饮啄时，竟遭“野人之厄”而毙，雄鹤孤鸣不已。仅仅隔了十数天，妻子沈氏竟撒手人寰。山人你迭遭打击，心伤至极，于是择三十里外的集贤关佛寺，将孤鹤寄养僧舍中。之后你竭尽所有，以十金助兰亭和尚建“寄鹤亭”以及东轩，修

竹万竿，清荫满座，“施茶以济行人”。在作出寄鹤决定后，你在书中写下一段与孤鹤的对话：

尔乃胎禽，浮邱著经，云门鼓翅，华表飞声，带负霄汉凌云之志，恐终非贫家有也。尔有遐心，亦听尔之翱翔寥廓耳？不尔羁也。今嘱尔寄一僧，以修尔龄，僧托于尔以辅成其名，尔无负山翁寄托之意，以徜徉于此尔。此地有修竹古木可庇荫尔；有青灯古佛可忏悔尔；……有钟鼓铙鞞声，可启尔海峤搏风，盘礴乎青云之志；有风雨草木摇撼之声，可触尔引颈高唳。……有僧癯然，形同尔瘦，心比尔劳，可称尔之侪偶，尔应惜其志而憇其劳。凡山中四时之致，雪月风花之候，阴晴雷雨之辰，尔皆得默领其常变。

山人你罕用第二人称，款款低语，口吻之亲昵，用辞之良苦，殷殷如对妻儿言。鹤乃通灵之物，听山民说完，便“有懊恼意”。于是山人“慰之曰：尔其安此，山翁时笠杖踟躇而来，谕尔于此。”我恍然了悟：在今人这里，“逝者”即死者。而在先秦时代，“逝者”远大于“死者”——它还包括那些已经或正在被灭绝、被消逝的事物，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必与万物存于一处，即便死去也离不开青山、离不了泥土。“逝者”外延的缩小，表明物性世界正急速地人化乃至异化。人其实早已看不清“我”之外的万物了。

这样的世界怎么可能不险恶怪戾？

双鹤的命运如同一个谶语。你平日里担粮饲鹤，往返三十里，每月坚持不懈，但厄运还是躲不过去。写《陈寄鹤书》的背景是，你去扬州大明寺小住，忽得传报，安庆知府樊晋过集贤关律院，见鹤神异便强掳而去。你心急火燎赶回安庆，立即上书知府樊晋索鹤。纵观此书，你从几个方面“陈情”，软中有硬地敲打知府，在书末表达了决绝之意：“大人若徒手而有之，山民

能负袁郎中赠鹤之意乎？亦何以对此鹤也。而外议且谓太守有夺山人鹤之名，若以草野冒渎尊严而罪之，大人之力可移山，则山民化鹤、鹤化山民所不辞也！”足见你铮铮铁骨，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知府接书后，自知理亏，无言以答，没几天便将鹤送还僧院。

然而此鹤命运多舛，几年后集贤僧院发生一场蛇鹤恶斗，最终鹤不敌蛇，困厄而死。这几乎成了一个善不敌恶的黑色寓言。其时，你正在泾县书写《孔庙礼器碑》，得知消息后迅即赶回，兰台和尚已在竹院葬鹤。山人你强抑悲情，颤抖着为之题字刻碑——“鹤冢”。你的好友师荔扉有诗叹曰：“山人清比鹤，鹤忍负山人。”自鹤死后，你卧病不起，半年后也随鹤而去，应了那句“山民化鹤、鹤化山民”的心言。像山人这样与鹤喜同悲应者，自古而今相当罕见。在书中我还读到一个细节，足见山人的定力：在京口得鹤后，“舟过金陵，孙中丞悦之，欲聘山民鹤，并以灰鹤二赠山民，此海鹤也，非鹤也，与鹤为奴，鹤不受也，却之，载吾鹤归。”鹤就是鹤，以海鹤冒充鹤，这是你所不齿的。

有意味的是，在山人小住的扬州大明寺，九十年后也出现一“鹤冢”，其碑铭曰：“清光绪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住持星悟和尚在平山堂前鹤池内放养白鹤一对，后雌鹤因足疾而亡。雄鹤见状昼夜哀鸣，绝粒而死。星悟感其情，葬鹤于此，并立碑云：世人不义，愧斯禽。”然而，今之游人只知此鹤冢，却不知彼鹤冢矣！

两百多年后，岂止是鹤冢湮没不见，集贤关连同那僧院也见了，甚至关口所依托的峻秀而葱郁的山体——也被开山炮炸得惨不忍睹。

山人死后被葬于生前看好的“乌鸦伏地”——据说其地酷似乌鸦踞枝。依我之见，那并非乌鸦，而是鹤，至少在山人心中它形神皆似孤鹤！死后他也要跟它在一起：二者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逝者。只有与原初的事物在一起，“逝者”才能“如斯夫”，世界才是完整的、圆融的。宋代有这样一首歌谣：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苏东坡在《放鹤亭记》中录下这首楚地歌谣，几乎成了皖白山人及其双鹤的传神写照。不妨说，汲物之神可为至境，与物而化便是福分。这如同大地沉寂后微闪在地平线上的一道光。

那么，“在者”能等同于活着的人吗？利奥波德说：“这些沼泽的最终价值是荒野，而鹤是荒野的化身。”这是西人眼中的鹤的形象。在中国古时，真爱鹤者固然有之，但大都还是出于矫情和伪饰。对山人而言，鹤是一种精气神，一种生死相贯的魂魄。后代乡贤陈独秀早年写下《咏鹤》一诗：“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可谓鹤之精神的另一种表述。葛康素后来回忆道：“居白麟时，祖母每每谈先父陈仲甫先生，故余幼龄即熟知陈先生。余早年丧父，是以先父友余尤敬之。后余居外家铁砚山房东楼，其间有三木橱，藏先外祖及舅氏与友人往返书信，暇时辄取读之，其中如曾国藩先贤手札，端楷书成；曼殊和尚短笺，字颇娟秀；均堪鉴赏。然较伙者乃陈仲甫先生书信也。先生作书，史笔跌宕痛快，字迹亦潇洒生姿。每于深夜，置浓茶一壶，挑灯阅之，趣味无既也。……先生为人书多作草字，信笔挥洒，有精神贯注气势磅礴者；有任手勾勒拖沓笔划者，一循情之所之。”

外祖即邓绳侯。其父葛温仲，其舅邓仲纯、邓以蛰，皆为陈独秀同乡世交，情同手足，东渡日本时又为同窗。在藏书楼发动拒俄演说时，葛温仲也是参与者之一。想不到的是，独秀晚年流落到江津的“鹤山坪”，仿佛命运的刻意安排。独秀拒绝任何馈赠，主要靠吃自种的土豆为生，其风骨，其正气，令人叹之。康素这段情深文字，旧景顿现，堪称这座数世老宅见于文字的最可宝贵的记忆了。陈独秀客死“鹤山坪”时，葛氏兄弟均在场，康素写道：

“入殓时，余亦在侧，举体柔弱，而目如生。默观遗容，怆然者久之。先生灵柩于是年六月二日，安葬于鼎山之麓，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乃由余五兄书成，并亲自篆刻。”五兄即葛康俞也。为什么是康俞而不是康素书刻呢？这里还有一层关系：葛康俞乃独秀二姐之婿，他称独秀为舅舅。

“举体柔弱，而目如生”，让我猛然想到一只大鹤飞走了，远逝了，只剩下空荡荡的“鹤山坪”。七十年后笔者读此，仍悲从中来。在物欲横流的世界，达至“孤云共往还”之境界诚非易事，但“犹自绝追攀”的定力更显难得。对今人而言，与大地上原初的事物栖居在一起，已成奢求了。换句话说，活着的人，大都是“在”而无“者”，因而称不上是真正的“在者”。

我正是这样“在”而无“者”地活着，在高楼、噪音、尾气和烟囱之间苟延残喘。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那次来白麟坂探访你的老宅，没看到你的铁砚、你的江涛、你的笔歌墨舞，只看到你的曾孙之孙的大幅照片——当年最后一个在此出生的男婴邓稼先，长大后干出了一番惊天事业，成了邓家两百年来唯一的异数：偏离了从文习艺的根脉，搞出了核弹和蘑菇云！我在阅读中发现，邓稼先抗战时期避难、就学于江津，伯父邓仲纯在那儿开医院，陈独秀曾寄居于此，俩人必定见过面，真要聊起来话题可不少，独秀游学东洋与其父邓以蛰即为至交。国土沦丧，乱离惨痛，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目标和攻读方向——在西南联大和美国均专攻物理学，学成后毅然选择归国，在极艰难、极封闭的条件下从事着核研究与试验，其坚忍，其勇毅，其无私，酷似其祖邓石如。一次在罗布泊试爆核弹，从飞机上扔下后核弹未爆，邓稼先乘坐吉普向戈壁深处驶去。明知钚239在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侵入人体后的半衰期为200年，他仍冒着高辐射靠近摔碎的核弹。最后查明试验的败因是降落伞未打开！稼先因遭强辐射而患直肠癌，不久便英年早逝！然而三十年后，当颠覆、亵渎英雄成为时髦与噱头，

竟有人怀疑、嘲笑这一细节，足见灵魂和道德中也有坏 239！

离开铁砚山房时，我听见了那一声模糊而孤愤的鹤唳！此刻，我在想，它到底是来自云端呢，还是书墨之中？是来自泥沙俱下的浑浊此刻呢，还是风雨晦暝的迢遥彼处？

逝者已逝，但仍在此：这老宅，庭竹，老梅枝，雕刀，以及婴啼的回声、空空的燕巢……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水落石不出

冬天是枯瘦的、单调的。这是书上说的。

现在我要写下的句子是：“初冬的阳光照在斑斓得有点迷人的树林上。”的确，一切都静下来了，但不是那种空洞的静，而是一种充盈后的清寥和空旷。

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随便找块什么石头坐下。我喜欢这种无目的的散淡方式。当然它是漫游而不是旅游，这无须多作解释。只要它是属于保持着大地原始气息的地方，都是我的流连之所。

此刻，我身后的旷野被连绵的丘陵起伏着，被入冬后仅剩的一只最小的昆虫蜂鸣着，以及被一片片或黄或红、或浅或浓的叶子连缀着。我坐在这儿有一会了。远处的村落只露出一角，更多的部分被遮没了，只有土地本身的流速能使它或隐或现。而一条只见河岸的河，没有任何流水的声音，只有枯黄的芭茅草倒向另一边，在一群卵石的喊叫中奔跑。而河那边的一湾树林，只呈现一抹慢慢洇开的水墨线条。

我感到恍惚，我说不出这是什么地方。可我肯定来过这里，肯定见过那棵树，那些橙黄的草垛。而那些我曾去过的地方，是不是就谈得上真正的抵达？比如“陵阳”这个地方，我先前无力触及之处，后来竟使我发现存在另